



诗人 野夫

2014年|第四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虚幻的扇面

读诗

野夫 李森 柏桦 臧棣 蓝蓝 庞培 桑克 西渡 古马 黄梵 沉河 从容
李少君 岛子 车延高 扶桑 杨丽卿 杨康 赵卡 李勋阳 林忠成 徐江
沈苇 苏历铭 哑石 余笑忠 冯晏 琳子 杨小滨·法镭 颜艾琳 王琪博
马非 吉狄马加 马海轶 班果 梅卓 埃兹拉·庞德 林莽 潘维 车前子
树才 潘洗尘 高兴 宋琳 莫非 马兰

读诗送丹

2014年|第四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虚幻的扇面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诗·虚幻的扇面 / 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主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354-7377-6

I. ①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6947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行数: 5288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银河系

- 001 野 夫 现象系列（13首）
013 李 森 春荒（20首）

长调

- 022 柏 桦 温州：1934-1949（下）

诗人笔下的苍山洱海

- 040 臧 棣 苍山洱海之间协会（10首）
049 蓝 蓝 大理三月好风光
051 庞 培 大理（2首）
054 桑 克 洱海札记
056 西 渡 雕刻时光，或在大理（2首）
059 古 马 大理的一个下午（3首）
063 黄 梵 大理感怀
065 李少君 云 国
066 沉 河 阳春三月在大理口占
067 从 容 前尘——大理

穿越词语

- 069 岛 子 歌谣：闪电打进核桃里（7首）
079 车延高 爱你身后的一段书香（7首）
085 扶 桑 泪中的上帝（7首）
091 [柬埔寨]杨丽卿 眼前的梦境（3首）
093 杨 康 虚构的晚年（6首）
098 李勋阳 皈依（6首）
102 林忠成 波音客机从田间飞过（4首）

六十年代

- 106 徐 江 秋兴八首(8首)
 112 苏历铭 虚幻的扇面(8首)
 120 沈 苇 边地和域外(8首)
 127 哑 石 给偶然一团穿裤子的云(8首)
 133 余笑忠 祭父辞(6首)
 139 冯 晏 灰空气(4首)
 145 琳 子 春日歌(7首)
 153 [台北]杨小滨·法镭 莫扎特主义(6首)
 158 [台北]颜艾琳 离(4首)
 163 [美国]马 兰 皮影(4首)
 167 王琪博 我一写诗就要死人(6首)

诗歌群落·青海诗群

- 173 吉狄马加 穿过时间的河流(8首)
 182 马 非 天使(8首)
 188 马海轶 风吹青海(6首)
 194 班 果 羌域(6首)
 200 梅 卓 青唐盛宴(6首)

深度批评

- 205 臧 棣 诗本身就是出路

翻译工场

- 221 [美国]埃兹拉·庞德 地铁站
 222 林 莽 潘 维等译 地铁站

诗人影像

- 封面诗人：韩 东 李 森
 诗人绘画：岛 子 琳 子

现象系列（13首）

野夫

冬天的熊

冬天的黑熊行走在雪原上
为饥饿所驱逐 愤怒地行动
沉默如冬眠的河流

大地啊 遗忘伤痛的季节
熊群却难以入梦

跟随风 跟随落叶的方向
踏上寻找粮食的路 熊群
在冬天格外醒目

远离家园的游荡 所到之处
荒凉如夭折的爱情

失去目标的寻觅
什么也不能抚平
这些冬天的缺陷

碎杯之喻

在我把沸腾的水 注入一只
透明的杯子时 我听到
一声呻吟 从其底层浮起

之后 其表情以一种液体的方式
缓缓浸出我的指缝

整个冬天 我没有拂拭过一张泪脸
而此刻 只能紧捏某块碎片——
像执着于一段往事
以分担那肯定存在的灼痛

我注目这只杯子的残骸
冷却太久而不堪这骤临的热烈
仿佛面对爱情的废墟

听 雨

正午的雨 仿佛穿越时间而来
止步于铁棧外 难以亲近的絮语
使最平凡的事物成为向往
一种柔情的折磨 正是如此
以绵延不绝的眷顾 而又
终不能抵达的姿势
浸湿全部谛听的日子

这一别经年的雨啊 在我的窗外

自由来去 恍若伸手可握的纤指
某种召唤的暗示 油然强烈
使午后的光阴变得漫长而阴郁
维系天地的弦索 牵连往事的手臂
被我的听觉撞响在风中 那些
在思维里早已中断的面孔 又再现
从密集穿梭的雨帘后浮起

还有什么比一个听雨者的呼吸
更接近于某次久违而邂逅的抽泣
曾经埋名于雨外的渴望 此刻
重新被雨所警醒 还这么熟悉
几乎不需要借助想象 就能
再一次走进从前的伞底

磨难使心灵变得多么脆弱啊
仿佛一只充满裂纹的陶碗
已不堪盛满这些轻灵的水滴
只能搁置在檐下 让偶尔溅起的涟漪
注入几丝潮意

致火车

火车朝冬天迎头撞去 火车
使大地宫缩 仿佛临产
仿佛一个逆子即将喷薄而出

火车像一个不公的时代
把农民和村庄甩得远远

一头扎进城市的酥胸
然后呼叫 然后喘息

火车飞呀飞 被既定的道路
弹弓般射出 而乘客
有谁不曾晕眩

这就是前进
前进让我们遗忘
转眼即逝的往事
甚至遗忘一些被碾碎的生灵

茶的寓言

注视一杯茶 以获得山野垂青
感到裹紧的岁月 倏然展开在手上
仿佛春天的绽放 只需要一捧水
就能使生命踏过一次死亡

这些浓缩了风霜的植物
一次次宰割仍生生不息的植物
被揉搓被碾压被肢解
被炮烙被封闭被烫伤的植物啊

复活于瞬间 重新泛出青春之色
苦难沉淀 一切成为往事
在回顾中宁静而淡泊 一杯茶
就这样 进入人的寓言

无 题

置身于墙与墙之间
被铁器所伤害的天空
呈无数矩形 注满双眼
昼夜失去颜色 因为
强加的光明 转使我们
感到漫无边际的黑暗

仿佛夜行车 驶入
亘古的隧洞 碾碎时光
永远不知终点 宿命之手——
始终无法拒绝的牵引
诱我坠入忘川

当一切都被省略时
闭眸以定 苦难却刺目地凸现
心灵因之而滤尽
全部的奢望 有如岁月
被砌进一个广大的墙垣

然而 穿越荆谷之足
即使流血千载 也终不会
选择宁静如坟的驿站
在那些业已洞穿的额头
世纪风吹过最后一缕
体温可以冷却 而血色
却固执地不肯黯淡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
一句话——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整个时代的预言

公 墓

至于何时才能穿过这些石头
在留给你的狭隘空间里找到
粗糙的谷粒 敞气的酒 风干的水果
被擦拭得没有指纹的脸
我没法告诉你

一片巨大的沉默 得以如此清晰地
仰视 高远的天咫尺可及
牛铃的叮当亲切无比
那些愚蠢的哭声已风干成纸

黄昏墓园 死亡的浮雕
透过轻烟 布置成全部生命的残局
那些泛滥的白色
弥漫在夏日向晚的眼睛里
安静而又严肃 扩散着
没有边际的敬畏

在这里 世界依旧如此拥挤
为生者布下的阶梯
沿狭暗的甬道上升
峰顶之上 就是深渊般的云
永远难以透视

而一切再不会生长 除开
岁岁常绿的野草 埋下的
石头也会凋谢 我走过时
仿佛看见 我已置身其间

访 问

此夜 被一种特殊的风推醒
心情枯槁如落叶喧哗
被怀旧笼罩 萧条而不宁

一个季节难以承认 而天空
意外地干净 出门才发现
月亮像谁之冤魂

实在记不起应该访问谁了
碑林般矗立的大厦 每户楼窗
哪张是曾经熟悉的眼睛？

但确实存在一个故人
在从前 一个漆黑的屋檐下
有约在先 他等待一次访问

他 一个黑暗隧洞的尽头
温软的手 波希米亚的遗孤
其存在 仅因为我曾经答应

选择一个月夜 荒年中的某天

可以总结若干年的分别时
去叩响他那尘封的门

去年在热带海岸

我将向你讲一个故事——
去年在热带海岸 在
一个著名海峡的那边
我就虚构了你的存在

(你必须穿越无数个故事
才能靠近我)

故事中的你
存在于青桐树和椰林之间
一直年轻在那些绿色植物间
一直有着绝对真实的哭声

你被我寄养在各种背景下
整个纯洁的年代 被海所冷遇
被潮汐拒绝于沙滩上
如皇后鲸孤独地流浪

那时 我们并不认识
离开那个岛时 却始终
渡不过一道海峡般的伤口

在南方 放逐之城
我的离开 不仅仅是为你

为一个故事找到结局
讲述这个故事的今年
你再也不会为之感动了

而去年 在热带海岸
你的面孔 确实如无数椰子
一直追随在我的头顶

风 歌

我要骑着抹香鲸向你靠近 我深入夜海
不凭借罗盘和灯塔也要游向你
我是我自己的船长 是水手和舵工
我鼓动腮帮和尾鳍也要向你挺进

海在波浪之下歌唱 在风暴中呜咽
即使海被挂到天上我一样决定横渡你
海沟深入地心 深入比思念还要密集的海藻
我还是足以驱赶珊瑚虫去围捕你

我是狂暴越狱的海盗 是太阳神教的祭司
肺叶卷起潮汐 用礁石勒断锚链
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可以囚禁昂然的烈日
你再也无法逃出复仇般的爱 暴晒和洗礼

这是怎样暴烈的泅渡 是蓄谋已久的仇杀
一个人对整个时代的挑战 惨烈而忠勇
黑暗得失去缝隙的夜 崭新的屠场
社会失去趣味 那就让我在黎明抵达死亡

今夜 我们没有敌人

今夜寒露 敏感词荣获敏感词

今夜海南暴雨 锦州和神州依旧漆黑

无数人泪流如雨 深秋的河水开始变硬

连星空都被屏蔽了 今夜 我们还是能够找得到北

今夜在北方 铁门槛开始结冰

我的兄弟被雪藏至今 却没有哭泣

今夜他没有敌人 我们也没有敌人

但明天 一切都将重新界定和区别

今夜整个世界都在倾听 谁在地狱里敲门

那些渎神者还在虚弱的谴责

今夜 连上帝的声音都被间隔

人民只能庆贺——熊猫在欧洲怀孕生子

乡村纪事

猪跑了。一匹猪在春天越过圈栏

成为全村当下的紧急话题 猪跑了

在乡村世界 是一个突发新闻事件

仿佛的某个著名的人前列腺发炎

猪跑了 段二家的媳妇席地抽泣

村民开始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 备战备荒

整个社会秩序因为一匹猪的逃亡而濒临崩溃

各家各户陡然关心起猪的命运

段二家的猪几乎是一夜之间获得顿悟
它似乎在正午的黑暗中洞穿了来世今生
猪的逃亡看起来预谋已久 无懈可击
满地梨花 掩盖了它轻俏的蹄痕

一匹猪积蓄了它短暂一生的力量 奋起跨栏
趁青春尚未发胖之前 选择隐秘出逃
被春天唤醒的猪 走向绝望的反抗
带着即将阉割的生命 它在渴望成为野猪

迷失的猪啊 同时也带走了段二家一年的奢望
一匹眼看就要成肉的猪 拒绝了饲养
南村和整个人类都为之痛惜 满山查访
大家一起学习母猪的语言 诺诺诺 企图诱骗它现身

鸡飞狗跳 大群大群的鸟被惊起
通缉一匹猪 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
在那些正在凋谢的花丛中 乡村也在凋敝
逃亡的猪啊 今夜你将走向哪里？

寻死的人

一个不怕死的男人，却畏惧高度
他走向悬崖之时，忽然双膝颤抖
再也迈不开的脚步，使他短暂开始思考死亡
死亡不就是坠落吗？兄弟，但是高处
确实……望而生畏

那么回到阳台呢？抑或推开一扇玻璃

多么脆弱的透明啊，死亡，就展现在那里
你要的肝脑涂地，甚至魂飞魄散
都能瞬间抵达。最后的画布已然展开
你还犹豫什么？

我们在人间有一百种死法，
被死——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来之不易
似乎选择死，本身就是一种高度
跳下或者投入，都有一个沉落的过程
虚空，从任何角度看，依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那么，还是安眠药物或者毒药吧
利器的划破会打碎美丽，甚至疼痛
我们已经痛过了一生，为什么还要接受最后的疼
死于酒或者美色，总比煤气的味道好闻
可是这样的死，又缺少高度

寻死的人，总是这样徘徊在生死之间
为死亡寻找美感而逃避高度
问题是高处很冷，很悬，甚至很容易碎裂
急坠不如沉没，那慢慢的沉沦啊
使我们的生命仿佛经历了转世……